

墨
林

集

下

清·马骕撰

釋
文

中

下

绎 史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

(扬州市凤凰桥街)

扬州市古籍书店发行

金坛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12.875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300

广陵编号：026

定价：(精装上下册) 120.00元

晉卿慶典上

更記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伐紂而高封於畢於是爲畢姓其後絕封爲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之十六年趙夙爲御畢萬爲右以伐霍耿魏滅之以耿封趙夙以魏封畢萬爲大夫趙氏之先與秦共祖奄父生叔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於晉國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夙趙夙晉獻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爲將伐霍公求犇齊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爲祟使趙夙召霍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穰晉獻公賜趙夙耿

繹史

卷八十七

晉卿慶典

繹史

卷八十七

二

詩糾葛屢可以履霜掺掺女手可以縫裳要之棘之好人服

之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梯維是樞心是以爲刺彼汾之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彼汾一曲汾洳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閭有桃其

實之穀心之穀矣我歌且謳不知我苦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也以其心之穀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哉彼士也以其心之穀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止則彼妃是瞻望母兮母曰嗟予亟行役夙夜無寐未無

猶來無棄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心但上
顧汝哉猶來無死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十

畝之桑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坎坎伐檀兮寔之河之

言密河木清且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坎坎伐輻兮寔之河之

側今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

瞻爾庭有縣鴟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坎坎伐輪兮寔之河之

湑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

瞻爾庭有縣鴟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碩鼠碩鼠無食我黍

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

繹史

卷八十七

二

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

近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隋書高麗刺繡成魏地僅臨其民機巧建都其民儉嗇彌患而無能以耕之

汾山如刺儉也其窮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小而弱而貧則不能用其民而無營教日以後耕故作是詩也

隋書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因追而數以刺殺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十畝之間耕時也入大安其君國無所咎也

後懷刺儉也其貧而勤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職唯是刺厥政貪而喪人若大鼠也

魏滅于晉故辭其詩於此鄭謬曰其君南敵蘇魯外氏不休其政貪而喪人若大鼠也

詩在平陽之也刺氏已變風作於平陽之世而國遂滅於惠王之十七年且五六十載耳

左傳

閔公

元年

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

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

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

䷂之比䷃辛庚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

震爲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殺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史記畢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萬之世

彌大從其國名爲魏氏生武子魏武子以魏諸子事晉公子重耳晉獻公之二十一年武子從重耳出亡十九年反重耳立爲

晉文公而令魏武子襲魏氏之後封列爲大夫治於魏生悼子

魏悼子徙治霍生魏絳徙治安邑魏絳卒謚爲昭子生魏嬴嬴

生魏獻子魏獻子生魏侈魏侈之孫曰魏桓子桓子之孫曰文

侯都西本紀萬生邑平邑季生武仲州武仲生莊子絳莊子生獻子蔡獻子生簡子取生棄子多棄子生桓子鉤桓子生文侯期○世次與史記不同

孟共孟生趙衰字子餘趙衰上事晉獻公及諸公子莫吉卜事

公子重耳吉卽事重耳重耳以驪姬之亂亡奔翟趙衰從文公

所以反國及霸多趙衰計策晉襄公之六年而趙衰卒謚爲成

季趙盾代成季任國政晉景公時而趙盾卒謚爲宣孟子朔嗣

續史

卷八十七 上

三

趙武續趙宗平公十二年而趙武爲正卿趙武死謚爲文子

文子生景叔趙景叔卒生趙鞅是爲簡子

西本紀公明生共孟及趙夙風生趙衰趙夙弟也諸說互異

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

成季哀君生宣孟君○國語云

原曰韓武子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從封姓爲韓氏號爲獻子獻

子卒子宣子代宣子徙居州宣子卒子貞子代立貞子徙居平

陽貞子卒子簡子代簡子卒子莊子代莊子卒子康子代康子

卒子武子代武子卒子景侯立

西本紀侯為生號伯繼子半定伯萬郎生與興生

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武諱晉侯是曲沃桓叔之後○上三書同

左傳

僖公二十三年

十四年

狄人歸季魄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

同屏括樓娶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

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于公以爲嫡子而

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

五年晉侯問原守

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餕而弗食故使處原

附錄

文公出亡其鄰家烹餐而從送而失道與公相失餕而道泣寢餕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而拔之文公曰夫難忍饑餕之患而必全壺餐者將不以原為少畢以爲厚今大夫澤野

闊而非之曰以不勤壺餐之故裕其不以原飯也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倚其不我飯也恃吾不可欺也恃吾不可欺也恃吾不可欺也

八年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

三十一年

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爲卿

國語晉國饑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

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公曰然則若何對曰信於君

心則美惡不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

事則民從事有業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匱

之有公使爲箕及清原之蒐使佐新上軍

周子文公問箕鄭曰救饑奈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信

續史

卷八十七 上

四

名則羣臣守職若惡不踰百事不忘信事則不失

天時百姓不踰信義則近遠勤絕而遠者歸之矣

公使原季爲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爲卿辭曰

毛之知賢於臣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

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

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

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

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

於清原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

都佐之子犯卒蒲城伯請佐公曰趙衰三讓不失義讓推賢也

義廣德也德廣賢至有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乃使趙衰佐新

左傳

文公五年

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

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國語

陽處父如衛反過甯嬴於逆旅甯嬴謂其妻曰吾求

君子久矣乃今得之舉而從之陽子道與之語及山而還其妻

曰子得所求而不從之何其懷也曰吾見其貌而欲之間其言

而惡之夫貌情之華也言貌之機也身爲情成於中言身之文

也言文而發之合而後行離則有釁今陽子之貌濟其言置非

其實也若中不濟而外彌之其卒將復中外易矣若外內類而言反之瀆其信也夫言以昭信奉之如機歷時而發之胡可瀆

繹史 卷八十七 上

五

也今陽子之情譏矣以濟蓋也且剛而主能不本而犯怨之所聚也吾懼未獲其利而及其難是故去之期年乃有賈季之難

陽子死之

左傳 言趙成子樂貞子霍伯曰季皆卒 六年春晉蒐于夷舍

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于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

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

董遁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大傅

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 賈季怨陽子之易

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鞠居殺陽處父書

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十一月丙寅晉殺續鞠伯賈季奔狄宣

子使臾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其裕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聞下聞則上諱且諱無以相通夜姑殺者也夜姑之殺奈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爲將軍趙

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以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

繹史 卷八十七 上 六

事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而言訖辭而出曰用我

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

公羊傳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亟射姑易出奔附姑

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謀曰射姑民衆不能不可廢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

君將謂射姑曰陽處父謀曰射姑民衆不能不可廢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

左傳 十一秋殺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鄧舒且讓之鄧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八年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十穀梁益耳朔得作亂

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三月甲戌

得田於董陰故箕鄭父先都十穀梁益耳朔得作亂

九年春晉人殺箕鄭父士穀梁益耳

有罪也 鄭文集稱人以殺誅

宣公二年初麗姬之亂詛

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卽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爲

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晉於是
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
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爲戎車之族使屏季以其

故族爲公族大夫

史記成公九年賜趙氏爲公族

年十五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

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

成公三年

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韋朔韓穿荀驥趙旃皆爲卿
賞牽之功也

四年

晉趙嬰通于趙莊姬

五年春原屏放諸齊

要曰我在故樂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要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
貞伯曰不識也旣而告其人曰神祐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
祭其得已乎祭之之明日而亡

五年

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

繹史

卷八十七上

七

繹史

卷八十七上

八

譖之於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樂郤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
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用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
宜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
之祿夫豈無辟士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鳏寡所以明
德也乃立武而友其田焉

晋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歸於帝矣壠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

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

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

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肯之上晉之下若我何醫

至日疾不可爲也在肯之上晉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

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

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廟
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廟遂以
爲殉

史記朔娶晉成公姊爲夫人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
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
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之曰此夢甚惡非君之身乃君
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孫趙將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
及至於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
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辜
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
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

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
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
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
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
趙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
之卽女也吾徐死耳居無傾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
於宮中夫人置兒紺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卽不滅若無聲及
公孫杵臼曰趙世先君遇子厚子崩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
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

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

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

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爲趙氏孤

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

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韓厥厥知

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行者皆嬴姓也中行人面鳥嘴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

繹史 卷八十七 上 九

九

繹史

卷八十七 上 九

十

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偏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爲成人復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趙武

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按左傳趙氏之難起自莊成公八年即晉景公之十七年秋是年已有趙武無遺服也此之說也史遷好奇每存異說而事與年推尋皆無據

國語趙文子冠見樂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主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中行宣子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

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風聽臚言

於市辯妖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郤駒伯駒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

者多矣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

繹史

卷八十七 上 九

十

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何又加焉見知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成宣之後而老爲大夫非恥乎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道前志以佐先君道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夫宣子盡諫於襄靈以諫取惡不憚死進也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苦成叔子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吾安容子見溫季子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乎見張老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若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知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

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

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

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

采葑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反自箕襄

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爲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

使合於冀野冀缺拒其妻郤之相得如賓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路既復命而進之日

臣得賢人當以告文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國之法也滅其前惡是故舜之刑也殛鯀其舉

也與今君之所聞也齊桓親舉管敬子其賊也公曰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宣公見其不忘報也夫敬德之裕也恪於德以臨事其何不濟公見之使爲下軍大夫八年晉

胥克有蠱疾郤缺爲政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

成公十一年

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

繹史

卷八十七上

士

繹史

卷八十七上

士

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郤犨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儻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晉郤至與周爭郤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卽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十三年春晉侯使郤籍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

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爲十四年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年之十四也也重師故以乞晉侯之重辭也古

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樂弗忌伯州犁奔楚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難

國語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

繹史

卷八十七上

士

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盍亟索士愁底州犁焉得畢陽及樂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之畢陽實送州犁於荆

左傳

十六年

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

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于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以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

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國語晉旣克楚於鄢使郤至告慶於周末將事王叔簡公飲之酒交酬好貨皆厚飲酒宴語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郤至見召桓公與之語召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以爲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今

夫子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爲已實謀之曰微我晉不戰矣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強之背宋之盟一也薄德而以地賂諸侯二也棄壯之良而用幼弱三也建立卿士而不用其言四也夷鄭從之三陳而不整五也舉不由晉晉得其民四軍之帥旅力方剛卒伍治整諸侯與之是有五勝也有辭一也得民二也軍帥彊禦三也行列治整四也諸侯輯睦五也有一勝猶足用也有五勝以伐五敗而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戰樂范不欲我則強之戰而勝是吾力也且夫戰也微謀吾有三伐勇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超禮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吾曰子則賢矣抑晉國之舉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謂我曰夫何繹史

卷八十七

三

繹史

卷八十七

古

次之有昔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政今樂伯自下軍往是三子也吾又過於四之無不及若佐新軍而升爲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是其言也君以爲奚若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益也求益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詩曰豈第君子求福不回在禮敵必三讓是則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庇焉則能長利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益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況在侈卿乎其何以待之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也故倣之以晉而郤至逃天以爲己力不亦難乎佛

天不祥乘人不義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畔之且郤至何三伐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爲也以義死用謂之勇奉義順則謂之禮畜義豐功謂之仁姦仁爲佻姦禮爲羞姦勇爲賊夫戰盡敵爲上守龢同順義爲上故制戎以果毅制朝以序成畔戰而擅舍鄭君賊也棄毅行客羞也呴國卽離拂也有三姦以求替其上遠於得政矣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大晉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郤至歸明年死難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奔晉此卽內傳所詳編曲折錄之郤天其伐也外傳復自召公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郤盤欲與之邑弗受也歸鮑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欲信讓邪抑知其不可乎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夫苦成

叔家欲任兩國而無大德其不存也亡無日矣譬之如疾余恐易焉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其君驕而多私勝敵而歸必立新家立新家不因民不能去舊因民非多怨民無所始爲怨三府可謂多矣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邑鮑國曰我信不若子若鮑氏有釁吾不圖矣今子圖遠以讓邑必常立矣

左傳

十一

晉范文子反自鄆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

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十變卒列傳及自鄆范文子謂其子祝曰君驕奢而多私以勝歸私也當作吾愚及及月吉宗就爲我葬之以勝歸私也當作吾愚及及月吉宗就爲我

國語

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郤穀見單子其

多私以勝歸私也當作吾愚及及月吉宗就爲我

新可見推爲先七年夏范文子卒冬難作始於三郤卒於公

語犯郤犨見其語透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犨之譖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訛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及其信聽淫日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既喪則國從之

繹史

卷八十七 上

圭

繹史

卷八十七 上

去

晉侯炎二吾是以云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寢疾債厚味寢腊毒今郤伯之語犯叔迄季伐犯則陵人殺則誣人伐則捨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禍今君偏於晉而鄰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魯侯歸乃逐叔孫僕如郿王十一年諸侯會於柯陵十二年晉殺三郤十三年晉侯殺於翼東門葬以車一乘齊人殺國武子左傳晉厲公後多外嬖反自學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

亦嬖於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枯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轍既矯亦嬖於厲公樂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戎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

繹史

卷八十七 上

去

亦嬖於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枯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轍既矯亦嬖於厲公樂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戎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

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晉董爲卿

張舉謂

自禍於是起矣

更記

厲公多外娶姬歸欲盡去寡夫而立諸弟嬖嬖見曰肯

革晉與郤至有怨及樂書又怨郤至不與楚以爲郤至告人問謝楚來許公曰郤

之職實至召楚欲作郤至之舉使郤至於周不但是以與郤至告人問謝楚來許公曰郤

公試使人之周非賢考之果使郤至於周不但是以與郤至告人問謝楚來許公曰郤

之信然近恐郤至欲殺之○傳言外娶謂嬖嬖非嬖嬖也且妾之稱嬖非當時語史記之誤多

有如此者國語既戰獲王子發鉤樂書謂子發鉤曰子告君曰郤至使君口卻至使人勤王戰及齊魯

之本至也且夫誠也微郤至士必不免吾與子發鉤告公公告墮君樂書曰臣固聞之郤至欲

為難使若成叔孫晉晉之師已勸君戰戰敗將帥別事不成故免楚王無戰而擅舍郤君而

父其間不亦大孽乎臣子君若使之於周必見辱今公曰汝子周日郤至將往必

見之郤至聘於周公使視之見孫周是故使晉之耶與我陽子郤郤至告成反郤郤猶謂湖

郤郤至曰君不道於我我欲以吾宗與吾黨來而攻之郤郤必取國同敗君必危其可乎郤郤至曰

不可至周之武人不亂知人不許仁人不肅夫利君之富爲以聚富利黨以危君君之殺我也

貧矣且采阿草鈞之丸不若聽君之命是故皆日殺公而周必見辱公曰汝子周日郤至將往必

見之郤至聘於周公使視之見孫周是故使晉之耶與我陽子郤郤至告成反郤郤猶謂湖

郤郤至曰臣聞之亂在內爲執在外爲發鉤執以德禦姦以刑克令及君公曰一旦

而戶三廟不可盡也對曰不臣聞之亂在內爲執在外爲發鉤執以德禦姦以刑克令及君公曰一旦

遊於匠麗氏樂書中行假殺胥童氏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爲亂故

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

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

國語

樂武子中

匠麗氏乃名胥童丁餽丁餽曰我威君所寵為也殺人為不仁殺君為不知享一利

小也一急非所殺也者胥童於晉氏孟姬之讒吾畜於

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

而況君乎

不盡是惟憇而憇之間也公曰吾一朝而哭三卿子不忍盡也長魚燔對曰公不忍之彼

將忍公公子翬三月詔作難遂殺公而分其地○韓非記事多舛云分地尤謬

史記晉厲公殺其大夫三郤晉樂書中行假

襄公會孫周是爲悼公晉由此大夫稍懼

國語晉人殺厲公邊人以告成公在朝公曰臣殺其君誰之過

也大夫莫對里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

於殺其過多矣且夫君也者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私

回而棄民事民旁有惡無由省之益邪多矣若以邪臨民陷而

不振用善不肯專則不能使至於殄滅而莫之恤也將安用之

桀奔南巢紂踣於京厲不於彘幽滅於戲皆是術也夫君也者

桀奔南巢紂踣於京厲不於彘幽滅於戲皆是術也夫君也者

桀奔南巢紂踣於京厲不於彘幽滅於戲皆是術也夫君也者

左傳襄公十一年樂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樂

氏故與公孫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樂祁與其老州賓

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懇諸宣子曰盈將爲亂以

范氏爲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

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

繹史卷八十七上大

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懷

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

城著而遂逐之秋樂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

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罷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

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

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

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

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

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

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

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

老矣聞之乘驛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暮勲明徵定休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有之以勤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聞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唐氏春秋羊舌嬖之弟羊舌虎虎晉樂盈盜有罪於晉晉侯羊舌虎叔晉公不慢刑也宣子乃命吏出叔晉子在襄不教不辭乃往見范宣子而說也曰聞善爲國者寢不過而刑不慢賞過則懶及淫人

繩史

卷八十七 上

九

繩史

卷八十七 上

子

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於今亂兵不輟民志無厭禍敗無已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陽畢對曰本根猶樹枝葉益長本根益茂是以難已也今若大其柯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閒公曰了實圖之陽畢曰圖在明訓明訓在威權威權在君君掄賢人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亦掄逞志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是逐威而遠權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勿從若從則民心皆可畜畜其心而知其欲惡民孰偷生若不偷生則莫思亂矣且夫樂氏之誣晉國也久矣樂晝實覆宗殺厲公以厚其家若滅樂氏則民威矣今吾若起瑕原韓魏之後而賞立

刑優則罪及君子與其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注人毋過而刑君子故先之刑也

繩歸於處而用禹崩之刑也要否禁而相周公不慢刑也宣子乃命吏出叔晉

國五平公六年寘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遂逐羣賊

為昭公所殺昭公之弟平公昭公不爭不辭君子在襄不教不辭乃往見范宣子而說也曰聞善爲國者寢不過而刑不慢賞過則懶及淫人

之以報其德不可乎公許諾盡逐羣賊而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樂盈樂盈出奔楚遂令於國人曰自文公以來有力於先君而子孫不育者將授立之得之者賞

左傳樂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

繩史

卷八十七 上

子

於王之守臣將逃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上室主施惠焉其子屢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屢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樂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轅轅三年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樂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樂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與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樂盈

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終初樂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樂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樂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樂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樂氏多怨子爲政樂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樂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經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樂氏矣趨進曰樂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駕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劔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繹史

卷八十七 上

壬

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樂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憚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樂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劔以帥卒樂氏退輦車從之遇樂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木而覆或以戟劔之斬射而死樂勤傷樂盈奔曲沃晉人圍之晉人克樂盈于曲沃盡殺樂氏之族黨樂勤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樂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

公有傳西次者
晉人子晉入于曲沃何樂盈前入晉晉人不稱由于曲沃而入也易爲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
樂之弟有也因西晉樂盈有罪齊齊公欲追舉之於曲沃以兵斷之齊
公大門不達定由武中及盤入晉絳不滅平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
殺之范氏宗祖者樂吉孫也其入終別魏氏

國語居三年樂盈晝入爲賊於絳范宣子以公入於襄公之宮樂盈不克出奔曲沃遂刺樂盈滅樂氏是以沒平公之身無內亂也樂懷子之出執政使樂氏之臣勿從從樂氏者爲大戮施樂氏之臣辛愈行吏執而獻之公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也豈敢犯之執政曰無從樂氏而從君是明令必從君也臣聞之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自臣之祖以無大援於晉國世隸樂氏於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曰不從君者爲大戮臣敢忘其死而畔其君以煩司寇公說固止之不可厚賂之辭曰臣嘗陳辭矣心以守志辭以行之所以事君也若受君賂是隋其前言君問而陳辭未退而逆之何以事君君知其不可得也乃遣之繹史

卷八十七 上

壬

戶子范獻子游河大夫皆在君曰知樂氏之子乎大夫莫荅舟

人清涓捨楫對曰君奚問樂氏之子君曰自吾亡樂氏也其老者未死少者壯矣清涓曰善修晉國之政內得大夫外不失百姓雖樂氏子其若君何若不修晉國之政內不得大夫而外失百姓則舟中之人皆樂氏子也君曰善

左傳二十一六年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

於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卓於晉乎辭不失舊

昭公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縣之卒章韓子賦角弓

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休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韜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于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三夏四月鄭伯年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勲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次也一爲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樂豹之邑也及樂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閒客從而笑之事舉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

繩史

卷八十七上

垂

皆欲之文子曰溫吉縣也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爲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微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爲之請之爲其復取之之故七年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君以大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而

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爲初言病有之以易原縣於樂大心十六年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閒客從而笑之事舉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繩史

卷八十七上

垂

有職受服歸服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鬪其閒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問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茲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廢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

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相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買毋或匱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放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

繹史

卷八十七

秉

罪敢辭之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善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蕡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脫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稽手以拜

國語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

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樂武子無一半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於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既畧則行志假貸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身以亡於楚夫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奉於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人郤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樂武子之貪吾以爲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有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傳邦子韓宣子曰吾馬致栗多矣其誰何

繹史

卷八十七

秉

也寡人患之周市對曰使鳩藏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與多與少其實少雖無肥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少而患之馬猶不肥也

左傳八年晉祁勝與鄒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昔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罰何有焉遂執之祁勝怒荀躤荀躤爲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愁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錘美於是

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慾無饜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妣生男姑視之及室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固當楊食我生叔向之妻叔向叔魚之聲也終滅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固當羊叔敬者羊舌子之曰夫子吾不若去之又不容於三室之邑人相與撲羊而遺之不受叔敬曰不可南方有鳥名曰乾吉食其子不祥因子常不遷今將與對童子也隨大夫而化者不可食以不義之內不若理之以明不與後二年撲羊之事發都吏至羊舌子曰吾受之不敢食也張良視之則其骨行如都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真還羊之事矣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之女叔姬不欲半公強使娶之生楊食我號曰伯頤生時侍者渴之叔姬往視之及堂聞其聲也而還曰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滅羊舌氏者必是子也及長與祁勝爲亂晉人殺食我羊舌

經史

氏山是
逐歲

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

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牟爲鄒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戌爲梗陽大夫知徐吾爲塗水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孟大夫樂胥爲銅鞮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僚安爲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戌爲梗陽大夫知徐吾爲塗水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孟大夫樂胥爲銅鞮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僚安爲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戌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鵠吾與戌也縣人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

卷八十七 上

毛

經史

卷八十七 上

毛

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目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冬梗陽人有獄魏戌不能斬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戌謂閭沒女寬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旣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

閭子載子將詩之間汝南叔亮曰與子

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膩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閭子載子將詩之間汝南叔亮曰與子